

《街頭流浪書意濃》

如果朋友們想找我，請在早上七點半左右，到巴黎第五區，和十三區交界處附近的，聖·馬塞爾地鐵站（métro St. Marcel），路面旁的那家古董店門前。那是我的露天電腦室。風雨不改。下雨天，我就得一手打傘，一手按字盤。近日天氣變冷了，就得戴上露出指頭的毛手套，諸多不便，奈何！
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我老家香港，很多下層階級，尤其是從內地來港，當傭人的婦女，沒受過教育，都是文盲。與家人分隔兩地，唯一的通信方式，是郵寄，急切的要事，要到大東電報局打個電報，打電話，太貴了，連一般人也沒有這個習慣。她們大多是，托街頭擺檔的，俗稱“書信佬”代筆，寫封家書，寄回鄉下，簡單地談談近況，或報個平安。那時候，我住在雲南里，上海街和窩打老道那個角落，很近油麻地郵政局，靠着郵政局的紅磚圍牆，是全港九寫信檔最多的集中地區。



1952年香港的書信佬
Werner Bischof 照片



2004年印度本地治里市的書信佬
(摘自維基百科)

代寫書信這個行業的人，在法國叫 *écrivain public*，但恐怕已絕跡多時了。却沒想到，時至今日，有人以為我為了糊口，竟淪為這失傳行業的一員。那兒的左鄰右里，都知道那家古董店，是十一點半才開門的。每天大清早就蹲在門前，膝頭上放着電腦，這個人準是幹那行代寫書信的！

經常和我保持聯繫的朋友，都知道，月前家裏因電表障礙，發生火警，搬了家，可未必知道，我搬到哪裏去，更不會想像，他們收到我的電郵，是在街頭上發送的！

火警後，樓上的老朋友 Janine，恰巧到鄉下去，我們就在她家暫住了兩三個星期。她回來後，我們就得回家去，電力只好靠樓梯的公用電源，但那電源的電力有限，只能開燈，冰箱，電爐都不能啟用。入秋後，天氣漸漸變冷，沒有暖氣，真是冰上加霜。（詳見 2018/8/31 《周日談》“號外”）。

如果住旅館，保險公司會負責結帳的，可是整天困在一個小房間，沒有參考書，僅有互聯網，寫作和準備講座，還是極之不便。

幸好不久，我的展覽老拍檔，墨蟾女士，讓我們到她的工作室暫住。然而客居裏，既沒有網絡，我們也沒有手機，唯一與外界的聯繫，遠的、近的，都單靠互聯網。幸得那家古董店東主的同意，借用他的網絡。此所以我每天，準時蹲在他的店門前，收發郵件。為了不打擾他做生意，我得在他的營業時間前，把當天的郵遞和下載資料事宜辦妥。要是稍晚些，路過的多了，人來人往，總會覺得有點彆扭。

其實我是過慮。路過的大都忙着看他們的手機，要不，就“自言自語”（他們使用耳機通話的神態），不會留意到我路邊打字的。

不像六十年代，我初到巴黎時，在 Palais-Royal 公園裏耍太極，那樣引起遊人好奇，止步圍觀！

附註：引發我寫這一談，是因為有一天，白而曼早出門，經過古董店，乘我不注意，拍了這張照。



為此，我當晚寫了下面這一聯：

記白而曼於象佛店前的拍照

籬下客居 春色暗
街頭流浪 書意濃

2019年3月16日晨枕畔吟得此聯。